

头目哈古

“头”是一种思维，

“目”是一种视野，

哈古是我在这岛屿上看到的

真正的领袖。

——蒋勋

赵刚 著
许莉青 摄影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古 哈 目 头

赵 刚 著



讀書 · 新知 三联书店

Copyright © 2006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头目哈古 / 赵刚著; 许莉青摄影.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6.9

ISBN 7-108-02460-8

I. 头... II. ①赵... ②许... III. 卑南族—民族历史 IV. K28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27220 号

责任编辑 冯金红

装帧设计 宁成春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6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2006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9 毫米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10.875

字 数 299 千字 图片: 73 幅

印 数 0,001 - 7,000 册

定 价 25.00 元

头目的关怀

我和头目说，刚刚我把二〇〇五年元旦丰年祭的第七访记录念给你听了，这本书到此也算完成了。这本书我本来属意用“漂流木传火——头目哈古的述与作”这个标题，请示过你，你说很好啊！但我最近觉得这个标题太长了，还不如直接用“头目哈古”这四个字，简洁有力、好念、又能吸引人的好奇心。你觉得如何呢？也很好啊！那么，这本书快出了，你是书的主人，是整个记录的对象，是否请你对读者说几句话，摆在书的最前头，这样，或许可以方便读者对你所抱持的核心关怀，有一个比较立即的掌握，不知你是否愿意？头目说，好啊！于是他说：

我要把我们祖先的传统美德延续下去，向大众展现他们的精神，让我们时时刻刻以一种感恩的心情面对祖先。这是头目的任务，我必须自己作出榜样，唤起同胞对祖先的敬意。我所有的工作、所有的精神，都只有一个目标，就是不忘自己的祖先，并让他们得到他们应有的尊严。这是我的任务。因为有这番体认，才有强烈的心情去做这样的工作。

KASAVAVAN

2004 哈古

(2005/2/14 午后一点，记录于头目庭院)

序

头目的呼唤——赵刚七访头目

蒋 勋

一九七六年从欧洲回到台湾，正值台湾文化界的乡土运动，从战后对美国的依附关系里自觉，试图找到台湾自主性的文化自信。

文字上起步最早，陈映真、黄春明等人的小说，最早呼唤了一种土地与生长环境的自觉。接下来，在各校园蔓延的“民歌运动”，以李双泽为主带动的歌声的自觉，也使音乐的主流，从学院走向田野；史惟亮、许常惠，以学院领导者的身份推介民间歌手陈达，或布农族的八音合唱，都有美学觉醒的意义。

美术的乡土运动也推介了南鲲鯓出身的素人画家洪通，以及三义木雕工艺出身的朱铭。

云门舞集在这一段时间的成立更综合性地把本土自觉在表演及剧场艺术的领域做了一次连接。

七〇年代的后期，或许是台湾本土文化自觉的一场春雷吧！

春雷呼唤起了什么呢？

我看到许多文化工作者背起相机、画架、录音、录影设备，带着简单的纸和笔，走向了民间，走向生于斯、长于斯，却一直十分陌生的土地与人民。

台湾七〇年代的文化自觉运动有一种单纯，有一种天真，如果

是革命，也是一种充满梦想的浪漫式革命。

八〇年代之后，自觉的文化运动转型了。在蒋经国执政的最后几年，台湾政治上的戒严出现松动的现象，文化上怀抱热情的许多知识分子，似乎感觉到经由政治改革的可能性而纷纷投入政治，原本单纯而浪漫的文化运动也因此转型成此后现实的政治恶斗。

回想起来，七〇年代后期，民歌运动时一起唱歌的朋友，从来没有党派、族群或意识形态的对立与斗争。大家只是极单纯地“爱台湾”。

许多朋友，在短短二十年间，走到互不联络，甚至反目成仇的状况，而每一个激昂的口中叫嚣的仍然是“爱台湾”，或许，这三个字已从原有的单纯的爱转化成一种矫情。

七〇年代的“爱台湾”是呼唤大家一起爱台湾。

八〇年代以后“爱台湾”变成野心者的特权——只有我可以爱台湾，你们一定不会爱台湾的。

爱，不再是呼唤，而是一种自私自大的排他性，还能叫做爱吗？

八〇年代的后期，我认识了卑南的一位头目——哈古，他使我在那个喧嚣斗争的年代看到了真正这个土地上的笃定与尊严。

我认识哈古是经过当时的雄狮美术，在忠孝东路四段的一个大厦的画廊里，哈古沉静地坐着，黝黑的皮肤，宽阔结实的肩膀，别人介绍了，他还是腼腆笑着，完全不知道都会人的应酬寒暄。他的木雕作品很粗朴，猛看时完全不起眼，没有经过专业技术的训练，可以明显看出哈古技巧上无法应付的难度。

但是，我迷上了哈古的作品。

我坐在那些木雕前，看到一个粗壮笨拙的身体，佩着弯刀，围着短裙，天真地张望着，我隐约感觉到那人像身体里鼓动着很动人的血液。

哈古开始跟我叙述，关于卑南族一些古老的传说，公主如何爱上了森林中的鹿，鹿如何在月光下奔跑，我觉得哈古用汉语拙笨的叙述里有一种深邃的乡愁。

我看着他脸上憨厚的笑容，忽然发现，他所有作品里的人脸上

也都有同样的表情。

那表情使我沉思了很久，在八〇年代以后，这个岛屿上到处都是委屈、怨恨、咒骂、暴戾、复仇的声音，然而哈古和哈古木雕里的人像却永远那样温和宽厚地笑着，使我讶异。

“我是卑南族，卑南的一个头目！”

哈古的介绍里当然使我觉得辛酸，七〇年代末，我已经去了兰屿、达邦、台东，我知道达悟族、邹族、卑南族的生存处境，我知道在整个汉族移民的剥削下他们这些原住民说不出的痛。

但是哈古安静地笑着。

他告诉我，做一名头目，真不好意思，因为部落里，能走的，都走了。特别是年轻人，去当兵的、跑船的，到大都市打工做黑手的，女孩子也多数进了工厂，或栖身在都市繁华角落，任人蹂躏欺侮。

“我还是头目吗？”哈古微笑着问自己。他因此决定雕刻，把族群的故事记录下来，希望有一天能呼唤年轻的族人回来，重新听这些故事。

我当时写了报道，在报上刊登了。到了展览开幕的那一天，画廊大楼里来了许多令大家惊讶的客人，一些卑南在台北工作的同乡，拿着报纸找来了，他们知道头目在台北开展览，便扶老携幼，带着槟榔和小米酒找来了。

那是我怀念的一次展览开幕，因为来的人不是为了寻找“艺术”，而是来找一个人，找他们的头目。

他们很快就在画廊里喝起酒，唱起歌，跳起舞来，他们找到了头目，他们相互拥抱，抚摸木雕的人像，像见到了亲人。

我坐在一个角落看着哈古，心里想：这才是真正的头目。

在现实政治的领袖完全堕落成说谎者、哄骗者、贪婪者时，我们还能找回这样单纯而信仰坚定的“头目”吗？

“头”是一种思维，“目”是一种视野，哈古是我在这岛屿上看到的真正的领袖。

以后我在大学教书，总有一节课会带学生去卑南找哈古，在那安静朴素的村落，我不需要讲什么，哈古带着学生看他的作品，听

卑南的故事，或者刚好丰年祭，便一伙人在月光下喝酒跳舞。

这些学生这些年散居世界各处，但他们会写一张卡片问道：哈古好吗？

哈古已不只是卑南的头目，也是敬重美的青年们心目中的头目了。

赵刚曾经是东海的同事，我退休后，他数次访问哈古，以社会学的角度，留下了这本记录。我们的社会学，面对的不再是西方理论，而是土地上踏踏实实生活着的人，也许是七〇年代台湾文化自觉一脉相承的呼唤吧。

赵刚嘱我为序，我心中只是一点回响：我怀念头目。

2005/4/20 于八里

作者序

一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

老彭是谁？据说是位商朝的贤大夫，一个相信古老的传统，并孜孜不倦地传述的人。我们不知道他是否还有其他事迹，但一个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人，大概也不应有什么事迹流传。若不是孔老夫子用仰慕的口吻提到这个人，恐怕我们也不知道有这么一个人。

二

三千年后，台湾的原住民卑南族的 kasavakan 部落出了一位叫做哈古的头目。不待传者，我们早知道他是一位著名的雕刻艺术家，也听说过这个部落是全台唯一没有教堂的部落。和三千年前的老彭一样，这个哈古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好古的哈古不论是作为头目，或是作为雕刻者，念兹在兹的只有一件事，就是如何使族人“每一家、每一户都能得到火苗，延续我们的精神、记录我们祖先的生活、绵延我们的文化故事”。头目用漂流木创作，就是因为过去代表卑南族的群体生活与精神中心的 palakuan（聚会所）里头，永远有漂流木在燃烧着，供晚归的人取火炊煮，供老人在寒冬烤火闲话。借由雕刻，让精神之燭火不熄。

老彭或许可以纯粹地“述而不作”，哈古则注定是一个精彩的矛盾展现，是个“述而不作的创作者”；于他，传承与开创，过去与未来，难解难分。

在我们的文化想像中，老彭可能是个无趣的、老实的、一板一眼、没有想像力，甚至有点迂的好好先生。但“我哈古”不是；他幽默、童心洋溢、狡黠、促狭、敏感、乐于助人、与人为善、多识花草鸟兽虫鱼，而且爱说故事。老彭是个贤大夫，当官的，注定无趣。哈古则是个艺术家；曾谓，没有一点鬼灵精怪，怎么搞艺术？

三

头目哈古是 kasavakan 部落的历史见证。作为一个小孩，他躲过太平洋战争后期的美军空袭，看过“杀人不眨眼”的日军的肃杀行军，“连狗都不敢叫”，但他同时也是一个搞过无数次恶作剧的促狭鬼，有无比欢乐的童年。作为一个少年，目睹国府接替日本殖民者，也见证了末代 palakuan 的毕业式，并眼见教会高楼起高楼塌。作为一个学生与阿兵哥，他亲身经历汉人社会的巨大歧视，与对原住民的无知。作为一个青壮农民，他亲身领略到农业的衰败、农民的不幸，以及他个人在农业经营上的破产。作为一个父亲，他领略到中年丧子之痛，以及现代家庭的困难。作为一个艺术创作者，他体会到创作者的无助、艰辛与快乐。作为一个头目，他继承头目家族的责任与传承，亲身承受头目制度、长老制度式微的压力。作为一个这么多错综复杂的历史与社会力量的交会点的头目哈古，也是个天生的口述历史者。他已经有了一把刀，雕刻刀，他还在寻找一支笔。

四

二〇〇三年八月十五日，我们全家环岛旅行，台中、台北、宜兰、花莲下来，到了台东的时候，我的朋友小树联络上了我，要我们一定要去看一个名叫哈古的原住民雕刻家，并参观他的作品。小树说：“他还是头目呢！是真的头目。”

我的朋友小树曾是台北补教界的理化名师，后来选择要过一个

比较简单的人生，回到他的故乡台东当国中老师。他也想过再回到台北，但舍不得头目这个于他来说是那么特别的人。他没课时，常会到头目那儿盘旋，偶尔也会找木头让头目帮他刻，常常帮头目料理杂务，也常常在头目雕刻时一旁陪伴着。头目既是他的兄长，又是他的朋友。

那一次初遇头目，印象最深刻的有两件事，其一是头目听我们闲聊两句就问丰年祭何时办的当儿，所露出的无奈表情。虽然那个无奈也许只是午后的困乏，也许根本就是我事后的主观诠释。其二是当赵容和赵恬这两个小娃跑到头目雕刻桌前玩削下来的木块、木屑时，头目和她们说，这个摸起来粗粗喇喇的喔！由于汉人文化中的主客分际，我担心是否主人不悦，于是不让小朋友玩，但头目很和缓地说，让她们玩玩好了，她们不用手摸一摸，怎么会有感受，怎么会有回忆呢？

我们也看了头目雕刻，我的立即印象是，这是一个用雕刻刀所记录的历史，告诉看的人，过去曾经有人是这样地生活过、工作过、和大自然相处过。那时，我并不知道卑南族是分布在台东平原的农业部落，还有些奇怪，为什么这个人要雕刻一些汉人的农家景象呢？怎么还有牛车呢？这些质疑，当然反映的是我关于原住民基本知识的贫乏。

再去头目那儿，就是二〇〇四年了，从二月到五月底我一共去了六次。为什么常去台东？我自己也说不上来，好像是在逃避这个无所逃的重度躁症的大选氛围，不论是之前，还是之后。这几次我都是住在头目家的客房，常常每天早上一起来就听到头目在他的庭院里拿着雕刻刀伐木丁丁了。这个有韵律的捶击声可能是种音乐治疗吧！这些日子，我常常带一两本古书去看，偶尔也临帖写书法（说来惭愧，这个又断了）。偌大个庭院总是只有头目和我，各据一角，相安无事，偶尔还有一只黑白相间叫做小花的小狗嬉戏其间。有时候，中午了，头目买个便当给我。小树下了课，常会来找我，我们去冰冷的涌泉游泳池，翻墙夜泳去。

这一阵子我都没有想要记录头目，虽然有很多的交谈，也觉得

有些应该记。但记录是一种决心，没有下定决心，人的自然状态就是聊天而已，聊过了，再聊。我这么多次的台东行，只记录了一次，就是三一九那天，而且是两天后补记的。

记 2004/3/19

二〇〇四年三月十九日，“总统”大选的开票前一天午后，我睡完午觉，坐在哈古的对面，看着他创作，他戴着眼镜，一锤一锤地把多余的木头剔掉、削掉、锉掉。这是现代的伐木丁丁之声，一样的悠远、安静，和狂涛拍岸陷于狂魔情绪的台湾，形成了一个巨大对比，而更重要的或许是，哈古不自觉这是一个对比，他只是沉浸在他自己的活动中而已。作为一个头目，哈古不是没有政治意识，在这个选举中，他得面对两个阵营的车轮战式的拉扯、游说，一会儿市长来了，一会儿总干事来了，哈古总是笑咪咪的、有点促狭的，不拒人千里，也会稍假辞色，但总是带着头目的威严，应对周旋。头目的威严在于他不谄媚、不打诳语、不轻诺——他柔软地但毫不妥协地按照他自己所相信的处事原则行事。

小树从外头回来，说，阿扁被鞭炮炸伤了。赶紧把电视打开，看到邱义仁已经在分割画面上时而哀伤、时而笑意难掩地证实阿扁被枪击。我被这个天外飞来的事件强烈撞击，不由自主地被各种思绪和想像牵着走。头目也暂时放下了手上的工作，用老花眼镜的上缘瞅了一下电视，然后，展现了他的真正神奇的力量——安静地回到他的工作中，在混乱的、撕裂的、惊涛拍岸的这个岛上，继续伐木丁丁了。

五

大约是五月，小树和我说，头目对他表示，希望我能帮忙把他所记得的部落传统文化做一记录。我其实是愿意做的，因为我觉得我应该要做，但没有把握能做到什么地步，毕竟我缺少相关的准备，因此我也没有明确承诺，但表示可以先试试看。小树说，我暑假不在台东，我把宿舍清理好，你何不带着一家人到台东，住在我那儿，

没事就和头目互动呢？何况莉青也是搞艺术的，她和头目也会有些好的相互刺激吧！这是个很好的提议，一家都赞成。

七月十三日，暑假中的第一次台东行。近乡情怯，蹉跎了三天，其中还包括和信行与小呆夫妇去海边待了一天。最后终于在七月十六日晚上，在三个部落里的年轻人联袂找头目谈小米祭的时候，我才摊开了我的浅黄色横条笔记本，开始了我的第一页的记录。我记得建宏（头目的儿子）还好奇地靠上来看我写的究竟是什么东西。头目一点都没显示出他注意到我开始记录了，好像该发生的发生了而已。

六

七月十六日开始直到七月二十二日为止，这是第一次的访问。整个暑假一共有三访，暑假结束后，我每个月都会去一趟台东，一共又有四访，总共七访。我正在算时，赵容说，爸爸，书名可以叫做“七访头目”啊！

我的访问其实不是访问，而是碰到什么谈什么，碰到什么记什么。头目有一次和我说，你的研究和别人的研究不一样，别人都是准备了一些问题，就一直问，有点交差的意思。你则是从生活出发的，和生活结合起来问问题。假如这样一种记录方式也算是研究方法的话，它是否可行，我觉得相当程度上是取决于所记录的或所对话的对象的丰富程度。头目是个无比丰富的人，是一口如响斯应的钟，是一汪源源不绝的泉。是他，让七访各有风景。

我的记录方式也是自自然然地在转变，而且我并不统一它们。一开始，我的记录很拘谨，比较自觉地要进行客观地观察、记录与描述，明显表现了我初入太庙每事问的谨慎。但随着“研究”的推进，我也开始表现我记录者的一面，不但写境，间还写情。我开始的拘谨可说是对对象的客观性的尊重，有了这个基础，之后我才允许“我”慢慢浮现，这是情境开始允许我，而不是我欲望表现的结果；我希望我不至于犯很多记录者一开始就浪掷自我的毛病。由于

我相信保留记录者在一个记录过程中心境的真实转折是好的，所以这个记录原本的多元异质样貌被尽量保留下来。

我是一开始就很清楚要做一种随日逐流的、随缘的、随兴的记录吗？不是的。起初，我并不清楚这些记录的最终展现形式会是什么。在前三访的过程里，我专心地记，偶尔难免想到这些资料将来要怎么处理。我能想到的还是很惯性的学院处理方式，好比第一章介绍部落背景、第二章刻画头目生平、第三章政权与部落、第四章宗教与部落……但后来审视了自己的资料，觉得每一天每一天的记录都是和特定的情境、心境交糅而成的，它有它自己形成的脉络与韵律，都是一颗颗不同的果实。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硬要用学术的规范来处理，那不是太浪费了吗？难道我要破坏那由真实的每一天、真实的人，与真实的情境所构成的有机整体吗？要把真实剁碎，为的是端出一盘学术沙拉吗？

虽有这番体认，但还是难免不甘，总觉得这里头蕴藏了很多重要的“学术”问题，如果停留在记录与随笔，那不是太可惜了吗？

想到一个折中之道：何不效法我曾翻译的一本书《法国 1968：终结的开始》的二元架构，把书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是逐日的行动直击，第二部分则是理论的反省？这个想法跟了我一阵子，直到我的工作进入到第五访的时候才被我一甩开。随着与头目关系的更深层与更自在，随着我自己与日俱增的轻松自得，随着书写韵律的由青入熟，我在愉快中终于想开了——我终于了解我的任务了，我的任务就是把头目的形象给写出来就好了，其余都是多余的。我要让我与头目接触的每一天，在我意识得到的最忠实状况下，从我的感触与观点出发，去记录下来。

然而，我还是动了一些手脚。我进行了一些必要的编辑，也就是把一些零散的、不成主题的、不成段落的与头目的谈话，整编到一个相对比较成形的主题中。这种整编并不多，比较重要的是在关于 palakuan 的描述、关于头目创作过程，以及头目回忆童年趣事这三个部分。没有这些编辑工作，阅读的顺畅将会受到影响。这是必须要交代的。

七

这七访合而观之，既是对头目的叙述与创作的记录，更是一个对头目哈古这一个独一无二存在的个体的刻画。在我的心中，这至少是为一个精彩、丰富、有智慧的人，所写的非编年传记。有心的读者也许可以从这扇特殊的窗，看到一个时代与社会的改变，尤其是读者个人所关心的那些面向，从宗教到野生植物。但我也想，这个记录如果更成功的话，它应该也是一个艺术的尝试——用文字磨刻出头目哈古这一特殊的形象。

八

古人说，“左图右史”，其意不外乎透过图片辅助文字，帮助理解；文字毕竟对空间、形状、体积、线条、光影的描述不直接。适当地使用图片除了可以诱发认识、帮助认识之外，它们自己有时也会向敏感的读者说话。这本书的图片分为两种，素描与摄影。素描的对象是植物，摄影的对象是头目的雕刻创作、头目的花园、部落的庆典，以及（且容我这么说）头目的另一个作品——他自己。许莉青是这一部分的执行者。

九

这本书事实上没有“作者”，头目述而不作，我述而不作头目。但话说回来，述得不好，责任还都在我，毕竟这种书写经验于我还是头一遭，并且我的背景知识太弱。谢谢小呆和许莉青的校对，更谢谢小树对这个研究所提供的机会与便利，以及将前六访的书稿念给头目听，使我得以修正很多田野中的误听与误解。他们的帮助都不是体制内所谓的“研究助理”可以形容的，是他们使得这个没有任何补助的公民研究得以开始、得以完成。完成这本书的书写，于我，有一

大快哉：“让一个美丽的、丰富的心灵与文化传统展现出来给世人看！”希望我这个何其快哉的表白，能够让朋友们在阅读时放轻松，不用担心门后头有什么其他的议题设定。请了，敬爱的读者。

目 录

头目的关怀 / 1

序 头目的呼唤——赵刚七访头目 蒋勋 / 2

作者序 / 6

一访 / 1

两瓶马兰牌保特瓶米酒 / 3

现在年轻先不做 / 7

小米祭 / 10

槟榔与珠子 / 14

这些作品都还会走动 / 17

黑色幽默 / 20

二访 / 23

耶稣的手掌一定大 / 25

漂流木传火 / 29

黑熊与云豹 / 35

什么人的话不能相信？ / 37

kasavakan 的由来 / 42

呼唤 / 46

公主与神鹿 / 49

吃一颗槟榔就会想到我 / 55